

人生是一連串故事的組合 張天津

人生是由許多小故事串聯而成，個人求學、生活、工作的過程和經驗背後，都有一則則動人的小故事。但是驅動人生勇往直前的動力來源，往往是一個人的觀念、態度和精神。近五十年的技職生涯中，走遍國內外，國內同事形容我具有「火車頭」精神，美國朋友說我的個性是”Just do it, never give up.”。下面幾則與技職教育有關的小故事，或許可以反應與說明這種精神和態度。

一、導師的話

民國四十四年，我初中畢業，考上高中也考上高職，後來選讀高職。有一次聽到校長在週會說：「想升學的就不要到職校來。」，滿是灰心的我在週記上反應內心對前途之徬徨，幸虧導師廖世堪教官即時的一席話：「只要好好用功努力，唸職業學校照樣有前途。」，扭轉了重考高中的念頭，秉持信念，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相信決定個人前途的不是人在哪裡，而是人要往哪個方向去。如今，經過時間的洗鍊與歲月的沉澱，證明導師的話是正確的，唸高職照樣有前途。

二、一塊三明治

民國六十九年到七十八年間，我在國立雲林工專（現為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）負責創校工作，經常到教育部開會，有次搭國光號從嘉義開往台北的第一班車，中途在泰安休息站有五分鐘停留，一位穿公路局藍色制服的中年男士，帶著一塊三明治與果汁牛奶走過來，說：「張老師您一定還沒用早餐！」正遲疑時，他說：「老師您認不得我啦！？當時我讀嘉工補校初級部二年級，您教我們『金屬加工法』，當時您告訴我們：『只要好好努力，讀夜校照樣有前途。』我聽進老師這句話，後來考上大學、考進公路局，現在在這邊擔任站長。」聽完這些話，我內心一陣感動，仔細端詳他一番，他明朗從容、充滿自信，有此學生，我內心感到既安慰又窩心，那時那塊三明治吃起來，比現在台北的三井日本料理更有滋味、更好吃，我想，這就是從事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榮耀了。

三、不用打掃的校長室

民國六十三年到六十七年間，我在大華工專（現為大華技術學院）擔任校長，當時學校被教育部停招，並虧欠了四千九百五十萬元債務，同時董事會改組、成員的想法理念不一，爲了照顧學生及正常辦學，我說：「學校如果沒有錢買學生實習材料，我校長室的工友不用請，不用人打掃，客人來時，我自己倒茶，司機也不用請，我自己開車！」於是，我於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上任後，校長室沒有工友，五個月後才聘請一位，同時，校長座車的司機也一直未聘，我自己開了四年車。學校經營上，一方面縮衣節食，一方面帶頭積極爭取外界及社會資源，於是大華就在同仁們的共同努力合作下，在下一年即恢復招生，同時，於我四年任期之內

還了三千兩百萬元的債務，學校得以浴火重生，也奠下以後繼續發展的基礎。

四、等公文的週末夜晚

民國六十八年，我奉派籌備省立海山高工（現為國立海山高工），當時校地只有四公頃多，實不足一校發展所需。後來發現鄰近有塊國中預定地三點多公頃，於是設法取得，在了解相關的法令以後，加速辦理，有時更親自帶著公文跑。有一次為了變更校地的事情，週末到縣政府催公文，當時邵恩新縣長因公外出，我一直等到黃昏六點半，才見縣長回來，縣長帶著鼓勵的口吻說：「從事公務生涯近三十年，第一次看到有校長週末夜晚還在這裡等公文。」經一番懇談後，約下週一上午見面，縣長召集各相關主管交代：「海山高工的事就是我們縣政府的事，要優先給予協助辦理。」因此海山高工不到一年就順利取得完整的校地。

五、馬路當操場

民國六十九年，雲林工專初創，一切簡陋，在克服簡陋迎接光明遠景的過程中，有很多有趣的小插曲，其中包括：颱風損害時全體動員，一天復原，被台北來的訪客誤認為雲林沒有颱風；校長帶頭偵破竊盜案，破了警局近半年無法破的案子，成為一時美談。有一次體育組長詢問：「沒有操場，體育課怎麼辦？」我說：「沒有操場有馬路，下週一上午六點半在校門口集合，我帶隊跑馬路！」體育老師初以為我在開玩笑，結果雲林工專師生連續跑了好幾年的馬路。台糖宿舍的馬路旁，茄冬樹下，留下許多雲林工專健兒的足跡，這些腳印，曾是孕育年輕人活力與奮發向上精神的基礎。沒有操場有馬路，是側面性思考的策略，也是克服困難與問題的方法。

六、改制工作的夥伴

民國七十八年，我奉派到台北工專服務，首要任務就是領導學校改制。台北工專校友傑出，校譽良好，是專科學校的龍頭，師生及校友熱烈期盼改制，但社會各界因立場不同而有不同聲浪，例如有人擔心龍頭改制之後，專科學校會因沒有龍頭而萎縮，教育部始終抱著謹慎的態度，訂定了許多限制改制的條件，不肯輕易放手。為面對及因應這些條件，學校成立五個工作小組，積極規劃，全力推動改制工作，為了平衡上層的反對聲浪，學校特別延聘改制諮議委員，其中包括前總統府秘書長蔣彥士先生、現任副總統蕭萬長先生、前任勞委會主委趙守博先生、兩位前台大校長閻振興及俞兆中先生等十位重量級政要學者，指導及協助學校改制工作之進行。改制工作千頭萬緒，師資的提升與校地的取得列為最重要的要項，為了取得校地，親自率領土地工作小組看了二十八塊校地，初步選了八塊，經詳細評估以後，再選了四塊，最後由一二級主管及校務會議代表無記名投票選出萬里校區。另外，為了取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在學校旁邊的土地，校內一級主管輪番上陣，全力以赴，終於獲得教育部首肯。為了處理錯綜複雜的工專新村搬遷工作，以任勞、任怨、任謗的態度，耐心和愛心的精神，克服了一切困

難；現在的操場，就建在新村的宿舍區上。台北工專的改制，是國內第一所專科學校改制，不僅教育部謹慎，行政院也不敢大意，監察院亦在關注，監察院給行政院的公文，促使行政院指派兩位政務委員同時共同主持改制的審查工作，足見台北工專改制的複雜程度。這些困難，都在工作同仁以戴鋼盔往前衝與鴨子划水的精神，逐一克服。民國八十三年，台北工專改制為台北技術學院，民國八十六年，改制為台北科技大學。在改制時與同仁的合照裡，我寫下：「我們是一群共同為改制成功而打拼的工作夥伴！」

七、技職教育非二等教育

有一次，技專院校招生策進總會開會，中央日報的一位記者問我說：「技專院校招不到一流的學生，技職教育都是家長二等的選擇，關於這點，主委您的看法呢？」我說：「我的看法跟你不同，今天沒有時間詳細回答你，如果你有空，改天到我辦公室來，我詳細向你說明。」第二天，這位有心又用心的記者來辦公室見我，我說：「不管這個學生考上哪個學校，都能全力以赴、認真學習，畢業之後，對家庭對企業對社會都有一流的貢獻，就是一流的學生。不能僅憑入學考試科目的成績，就斷定一個學生是否為一流的學生。」前陣子有人主張職業學校要淘汰，造成一陣震撼，我認為職業學校需要的是轉型與升級，而非淘汰。美國學界稱職業教育使美國動起來，德國學界稱學徒制是德國教育之特徵與榮耀，前教育部次長吳清基先生也曾大聲疾呼：「還給技職教育一片天！」我在此要提出鄭重呼籲，忽略了技職教育，台灣就會失去競爭力，技職教育非二等教育，技職學生也非二流學生。